

“魔童”为村民做好事

动画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的热映,激起了人们心中的“哪吒情结”。那个上天入海、嫉恶如仇、魔性十足的小哪吒,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,我也成为一位哪吒迷。看罢电影,儿时那些发生在乡村的“魔性”故事,不由得重现眼前。

老话说:七岁八岁狗都嫌。小孩子七八岁是最顽皮讨嫌的时候。那时,我有一个“死党”,名字叫水生。记得有段时间,我俩特别爱玩弹弓。弹弓都是自己做的,挑一个结实又上手的树杈,简单打磨,再安上皮筋、皮套就做好了。每人做上三四个弹弓,怀里揣着、口袋里掖着,指哪儿打哪儿,随走随练习,练得技艺精湛,准头十足。我们经常在村里调

皮捣蛋,当然也做了一些好事,打过偷鸡的黄鼠狼,也打过伤人的恶狗,还教训过一个欺负人的小队长。

小队长瞄上了村里年纪轻轻就守寡的杏花姑。杏花姑家住在偏僻的西河底。有一天晚上,我和水生看见他爬杏花姑家的墙头,偷看人家洗澡,我俩不由得怒火中烧,决定教训他一顿。我们躲在暗处,一个打头,一个打屁股,打得他哇哇大叫,滚落下来,我俩则悄悄地消失在夜色里。

后来,见小队长头上裹着纱布,面色铁青,我们心里畅快极了。听家里大人说,小队长以为是杏花姑找人来对付他,生产队做活时,他就处处刁难杏花姑。我们听了,气不

打一处来,决定再警告他一下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,我们爬上小队长家院外的一棵老榆树,用弹弓把事先写好的纸条射进院子里。纸条上写道:“再欺负杏花,有你好果子吃!”从那以后,小队长收敛了很多,再也不敢欺负杏花姑了。

我们也曾下过“海”。村庄埝东的一处深水潭,被乡人称作“海子”。这片海子面积虽然不大,中间却深不见底,据说有人看见一只百年老鼋出没。我和水生却不怕,夏天常在海子里游泳嬉戏,摸鱼捉虾。

有一次,二婶家的小宝不慎掉进海子里,浮上沉下地挣扎。二婶吓坏了,可她是个“旱鸭子”,不敢下去,就赶紧向正在地里干活的乡亲们呼喊求

救。因为都知道海子里暗流涌动,谁也不敢贸然下水,就准备找船施救。可是,小宝离岸边越来越远,已经没了踪影。在这个节骨眼上,我和水生赶过来,“扑通、扑通”跳进去,不几下就游到小宝沉没的地方。我俩扎进水底,相互配合,解开缠住小宝两腿的杂草,把他顶了上来,再慢慢托举着游到岸边,岸上的人帮忙把他拽了上来……小宝得救了,村里人在欢呼中惊叹,纷纷夸我俩是闹海的哪吒再生。

打那以后,我和水生就有了“哪吒”的诨名儿。乡亲们对我俩总是刮目相看,即使偶尔做了出格的事,也觉得我们顽皮可爱。

刘琪瑞/文

香香的馄饨

我对于美食的深刻记忆,要属年少时在集市吃的那碗小馄饨。

我最爱的那家馄饨摊,只在赶集的日子才出现。集市就在镇中学校门外,离我和父母所住的教职工宿舍不远。其他教职工的孩子,大多爱吃当时十分流行的米粉,我偏偏只中意那些个头小、有着花边裙一般的小馄饨。

我手中攥着母亲给我的一两张零钱,和小伙伴们一起,出

了中学校门,要先走一段缓缓而下的百米斜坡。走到坡道尽头,两岔路口摆在眼前,往左,是集市米粉店的方向,往右,就是我心心念念的馄饨摊。每回走到这里,小伙伴们都会对我说:“你就跟我们去吃一次米粉吧!”我总是笑着婉拒,独自踏上右边那条小路。

我在集市中的人海里穿行,终于到了馄饨摊儿。一张蓝色的遮雨棚下,摆了两张长形木桌和五六个木凳,锅灶里

热气腾腾。

我总是要小份,十个馄饨,既能果腹又解馋。不需要等多久,一碗香香的小馄饨就端上来了。我往汤里滴入几滴花椒油,便迫不及待地拿起勺子,舀了一个小馄饨细细品尝。渐渐地,白瓷碗见了底,我的胃里也暖起来。

吃完馄饨,我付了钱就往家走。刚走到宿舍楼的楼道口,就听见教职工和家属们在走廊上翻动锅铲的声音。楼道

最里边那道门外,母亲也在熟练地翻动锅铲,父亲已在门里摆好桌椅碗筷,等着饭菜上桌。我站在门口摸摸肚皮,松了一口气。刚才幸好点的是小份馄饨,不然,我就没有肚子吃母亲做的饭菜了。

如今,父母已渐渐老去,小伙伴们也天各一方,当年的馄饨摊早已不知去向。然而,无论世事如何变换,我都忘不了 20 世纪 90 年代,我曾经钟爱的那碗小馄饨。 周郡/文

■朝花夕拾■

蚂蚁来回跑

我的儿时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几年度过的。那时,我家虽然一件玩具也没有,但是哥哥有办法,隔三差五就教我一种玩法,当然都是不用花一分钱的。

其中有一个“蚂蚁来回跑”的玩法,让我大大地露了一回脸。玩法是这样的:先找来一尺多长的木棍,再捉来一些大个的蚂蚁。若是自己一个人玩,就将木棍中间拴上一条细绳,使其两端基本平衡,再将蚂蚁一一放到木棍上,然后用手提着绳头,看那些蚂蚁在木棍上来回奔跑。它们一个个急急地跑到这头,看看无路,就赶紧调头往回跑,待跑到那头,依然无路可走,又调头往回返。就这样,在不断的来来往往中,有的蚂蚁就被挤掉了,有的很机灵,在欲掉未掉的刹那,紧紧地抓住另一只蚂蚁,所以就两只一起掉了下去,有时也可能几只一起往下掉。

如果是几个人玩,那就是比赛了。大家把准备工作做好之后,同时将带有同样数量的蚂蚁木棍提在手中,看谁的木棍上的蚂蚁表演的时间最长,谁就是胜利者。那次,大街上吸引了很多人观看,大家一起鼓掌为我们叫好。那回表演后,小伙伴们都来到我家,大家七嘴八舌地夸赞了哥哥一番后,又央求他再给我们琢磨一些新的玩法。

韩长绵/文

■图说往事■



被评为“三八”妇女能手

1978 年,我初中毕业后,到邢台地区巨鹿县棉纺厂上班。为了确保生产不间断,工厂实行昼夜三班倒制度。由于我肯吃苦,不怕脏和累,在工作中表现突出,很快便担任了纺织车间的轮班长,管着 60 多名工人,其中女工占大多数。1981 年 3 月 8 日,我被厂里评为“三八”妇女能手,我所在的车间也被评为厂先进集体。图为厂、工会及车间领导同先进妇女代表的合影,后排左二为本文口述者。 王凤敏/口述并供图 李朝云/整理

一毛钱

1979 年,当了 4 年知青的我招工回到城里。到新单位上班的第二天下,单位组织大家去植树。植树地点在城郊。到地方后,大家就分组干起来,有的挖坑,有的放树苗,有的提水浇树苗。我和两名女同事分到一组。

送我们的司机放下我们后,因单位有事要用车,就先走了,领导通知我们种完树后坐公交车回去。我一听就愣住了,出来匆忙,身无分文,而且我刚到单位上班,一个人也不熟,张口借钱太难为情了。

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我默默地挖着树坑。其他组完成任务后,陆陆续续都坐公交车走了,最后就剩下我们三个人。

种完最后一棵树,我们收起工具向不远的公交车站走去。此时我心跳加速,几次想跟她俩借一毛钱坐车,但试了几次都张不开口。

一辆公交车驶来,我随她俩上了车。她俩先后买了票,向车厢后面走

去。留下我站在售票员面前,拿着水桶的手无处安放,尴尬极了。

“是没带钱吗?”售票员是一位 30 岁左右的女子,她见我拘束不安的样子,微笑着问我。我红着脸点点头。

就在我不知所措时,只见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,放进票款箱里,之后撕下一张车票递给我,说:“找位子坐吧。”

公交车平稳地向城里驶去。一路上我想,一定要将这一毛钱还给她。可是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遇到她,但这一毛钱的记忆,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汪小弟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